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

居處部十一 倉廩 厨 竈 廁 牆壁

藩籬

竇

園圃

倉廩一

增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

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曰藏米曰廩 詩經曰胡取禾

三百困兮困倉也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說苑曰

子路為蒲令備水灾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與

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
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
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民一簞食一壺漿而夫
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
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為饑何不告於君發
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
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
而退 越絕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

西門倉周一里八十步 史記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

道倉吏秦之敗豪強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
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強金玉盡歸任氏 漢書曰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
庫吏之後也 鄒陽上吳王書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

富於天子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
倉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為城池水草為倉廩 後

漢書曰虞翻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

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益州記曰今成

都縣東有頽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述征記曰

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

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

輸常滿倉 唐書曰樂相幽徐齊并秦蒲州皆置常平

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

皆著於令 拾遺記曰曹會遇世亂家家焚廬會蓄書

萬卷慮其先文湮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曹家

書倉焉 元史百官志曰河西務十四倉曰永備南倉

永備北倉廣盈南倉廣盈北倉充溢倉崇墉倉大盈倉

大京倉大稔倉足用倉豐儲倉豐積倉恒足倉既備倉

又曰京師二十二倉萬斯南倉萬斯北倉千斯倉永

平倉永濟倉惟億倉既盈倉大有倉屢豐倉積貯倉豐

穰倉廣濟倉廣行倉大積倉既積倉盈行倉相因倉順

濟倉通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 又曰通州十三

倉曰有年曰富有曰廣儲曰盈止曰及秭曰迺積曰樂
歲曰慶豐曰延豐曰足食曰富儲曰富衍曰及衍 成
祖實錄曰永樂七年七月修通州衛十三年三月設北
京通州左右衛神武中衛定邊武清五衛倉十六年八
月置通州衛通濟倉 宣宗實錄曰宣德元年設順天
府灞上南北兩倉專管馬房草料 英宗實錄曰正統
九年朝陽門外倉成名大軍倉隸後軍都督以貯操備
馬料

倉廩二

原鉅橋

細柳

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大賚於萬姓鉅橋紂倉三輔故事曰漢文時大將軍

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石礮是也礮西細柳倉東有嘉倉

不涸

常平

管子曰積於不涸之

倉者務五穀也又文子曰積於不盡之倉管子曰積重李悝之平糶弘羊之均輸壽昌之常平人皆蒙其利

不盈

無滯

管子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公無滯積

儲蓄

存救

儲蓄

以虞災存救之要術

實

灾

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穀梁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灾乙

亥嘗以未易灾之餘而嘗志不敬也

掌九穀

求千倉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

之匪頌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注稍食廩祿也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防

貴庾

藏帝籍

藏穀以防貴庾謂積穀待價藏帝籍於神倉祇敬必飭

量歲杪

備凶年

禮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之杪隋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皆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

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曰義倉又周禮待凶而頌

孟冬修

季春發

月令孟冬命有

司穿竇害修困倉謹蓋藏務積聚月令季春發倉廩賑貧窮

辨九粟

支二年

周禮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粟之物以待邦用梁庾域為梁州參軍魏人攻圍南鄭有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

皆滿足支二年衆心以安遂堅守

仲謀開

楚莊賑

第五訪字仲謀為張掖守歲饑

開倉賑給曰若須報是棄人也樂以身救百姓詔嘉之傳曰楚莊王賑廩同食注賑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

饌也 漢故倉 白帝倉 北史後周蘇綽為郎中文帝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

知者綽具以狀對拜行臺左
丞漢記公孫述有白帝倉

矯制釋罪 開倉上嘉

汲黯因使矯制發倉救河內上釋罪 喬元字公祖為
梁州刺史歲饑開倉給之主者以為舊典宜先表聞元

曰方待奏民且死矣開
倉訖乃上聞天子嘉之

褒比汲黯 左降晉陵

晉鄭

東郡守歲凶開倉賑給待罪詔書褒歎美之比汲黯班
告天下 王蘊字仁叔為吳興守郡人饑開倉賑恤主

簿諫請先上聞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所恨
朝廷以違科免之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賑萬餘

戶 活三千人

後漢韓韶字仲黃為羸長賊不入界餘
縣多被寇廢耕入縣界求索衣糧甚眾

韶怒其饑困開倉賑之萬餘戶主者爭為不可韶曰此
活溝壑之民而伏罪含笑入地太守素知名德竟不坐

後漢蘇章為武原令
歲饑開倉活三千餘人

太倉紅腐

海陵流衍

太倉

紅腐而不可食 觀海

如坻如京 我倉我庾 詩曰

曾孫

之庾如坻如京庾露積也

增糴減糶 秋斂春頒

又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食貨志漢宣帝時年豐人利少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

計令郡國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

時減其價而糶以利民

增廩星 倉神 天門集曰廩

星主倉 春

名曰常平倉百姓賴之

均輸

常滿 國語曰春申君於吳造

倉名曰均輸 洛陽記

秋佐助期曰天

曰國有神名均

鄭國置

漢王運

地志曰穀倉在河南廣

常滿倉

與項王爭天下

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又曰舜母嫉

運教倉之粟

泥倉放火而燒舜舜垂席而下得無傷 說苑曰晏子

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

之義而嘗乞倉粟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分
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之曰
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
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遠巡而退因自殺也
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返之晏子
不得已而返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太息而歎曰嬰
不肖罪固其所也而

藏困庾待凶荒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

士以身明之哀哉
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
藏於篋笥周禮曰儲畜以待凶荒

晏子分倉粟

李斯觀鼠食

說苑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

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史記曰李斯年少時入
倉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
如鼠矣在所自取耳乃
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白帝出穀

公子監倉

後漢書曰

隗囂既敗公孫述欲安眾以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
改名曰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使人言白帝倉
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
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
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
為將軍東坡詩曰不知公子是監倉
皇甫湜云何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
淮南子曰近救倉者不為之多飯期滿腹而已

陵上石龜

困中大鼠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
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

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毀龜於是無復虧減
記曰曹元理善算友人陳廣漢有二困忘其石數後
欠一斗乃有鼠
大如斗在其中
羊腸
魚倉
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

在晉門閭陽北石磴紫委若羊腸故以為名
永嘉郡
記曰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無復細石中生蘊藻

冬天水熱如湯故衆
魚歸之名為魚倉

吳苑倉城

衡山石廩

吳書曰建康宮

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瀆通轉運於
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脩苑城為宮惟倉不
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郡國志曰衡山
石廩峯一如倉廩有二戶一開一閉有關鑰之形

倉廩三

原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
充溢露積

教倉之粟

漢據教
倉之粟

困鹿

國語

膾積

均節

美耗

出如珠玉

取如糞土

史記

智合於權

利如其義

凶豐不常

斂散有典

豐

儉適宜

公私交利

既有無之相均

亦豐儉而交

利 吳中有均輸之號

吳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

洛陽有常滿之

名

見洛陽記

苟棲畝之餘糧豐年不斂

則在野之餓莩

凶歲疇依

當其豐歲雖多京坻之謠

守在司職宜

謹豆區之量

廚一

增說文曰廚庖屋也

又曰食廚也

易曰庖有魚義

不及賓也

毛詩曰大庖不盈

禮記曰君子遠庖廚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又曰獵之禮一為乾豆二

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後漢書曰

禰衡許都人或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使

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 七賢傳曰阮籍以步兵

廚中有酒求為步兵校尉 古詩曰左顧敕中廚

廚二

饗附

原不盈 或飾 詩大庖不盈 漢詔吏或飾廚傳 稱過客言盛庖廚稱過客之意 遠

充 君子遠庖廚 田獵一為乾 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刀匕 廚車 膳夫 刀匕

是供載食車

增庖屋

食厨

說文曰厨庖屋也又曰庖食厨也

庖魚

宰肉

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

史記陳平傳里中社

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越俎而代

聞聲不忍

莊子庖人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漢書賈誼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君子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

也仁 稚長請客

圓通監厨

上詳厨一孤賤給事文帝家帝為隋

公每宴客常令圓通監厨婢僕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通每有干請不許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從人撾之數

十帝善之以為堪大任後位太府卿

步兵有酒

禁中置庖

上詳厨一震澤長

話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於外一日宣宗過城上令內侍覲閣老何為曰方退食於外上曰曷不

就內食對曰禁中不得舉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置庖乎今烹膳處是也

中廚內

庖

上詳廚一輟耕錄
內庖在酒房之北

恐獲罪

不發過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

得蠅蟲之類密置杵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一日弟子愬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啖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肉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如此

僕啖

肉髮繞炙

隋王劭為散騎常侍薦好經史用心既專性頗恍惚每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

為僕從所啖劭弗之覺惟責肉少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伺而獲之韓子晉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

文公名而詰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

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
三也堂下得毋有嫉臣者乎乃召其黨詰之果然乃行
誅之

不治

不徙

上詳莊子見前
林賦曰庖厨不徙

司馬相如上

原

庖丁

良庖

爨附炊蠟

爨鼎

世說石季倫以蠟燭
炊莊子冬爨鼎夏

造

當爨

同爨

莊子無欲清之人言厨饌
之薄也

禮曰同爨總

增析骸

煮豆

左傳曰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黃山谷詩曰民生自烹熬煮豆以其爨

炙肉

爨布

韻會曰祭祀之禮饗爨以炙肉廩爨以炊米
隋志隋代王侗段達守東都糧盡布帛山積乃

以絹為汲綆
爨布以爨

許子釜甑

文殊執洗

孟子曰許子以
釜甑爨 豐干

謂閻丘公到任謁文殊普賢在國清寺執爨
洗器者是閻丘訪之寒山笑曰豐干饒舌

竈一

增釋名曰竈創也創造食物也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

死為竈神 墨子曰竈心為屏突高出屋四尺防失火

也 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

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

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

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

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

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

子也 又曰竈馬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足

食之兆 韓子曰衛靈公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夢竈曰夫

日兼燭天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物不能擁

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

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

乎 漢書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乃上
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
書三上輒不報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
徐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
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有火患俄而家
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人
灼爛者在上而各以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

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主人乃悟而請之茂陵
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變鄉使福說行則國無裂土出
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慘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
惟陛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頭爛額之右上乃賜
福帛千疋後以為郎 後漢書曰虞詡為懷令西羗寇
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羗率眾數
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
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
不虞而日且百里何也詡曰敵衆我少徐行則為所及
速過則彼所不測虜見我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又
曰更始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
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袴襜褕
諸子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

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東觀漢記曰周澤為滎池令

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唐語林曰王彥伯醫既著列三

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
者飲此風者飲此飲者皆瘥 茅善仙傳曰在名山深

窾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丈起基

四尺又嘗先掘基下令上必無故陷井冢瘞之處所也

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

令去釜九寸也以磚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析神竈

之法畢矣 光祿寺志曰文華殿孟夏祀竈孟冬祀井

竈二

原禮祀

騷除

禮有五祀竈居一焉
曰竈上騷除萬世一時也

史記李斯

生

鼃

黔突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而水灌之城不浸者
三版舊竈生鼃人馬相食 墨子無黔突

徙薪

分煙

上詳竈一
魯連子
分煙者衆也

夷竈

媚竈

塞傳

井夷竈

王孫賈曰與
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孫臏減

虞詡增

踞竈觚

坐竈北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聽之竈觚額也
後漢向栩性不恒又似狂坐於竈北版屋上

臘日祭

孟夏祀

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
殺黃羊因祀之三世至識繁昌遂

嘗以臘日祭也 抱朴子曰孟夏可以祀竈竈神每月

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

一百 祭夏從熱 燔柴非禮 孟夏其祀竈祭先肺注

日 從熱類也 禮藏文仲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盛

於盆於珩非所柴也 文仲焉知禮注時多失禮燔柴於

竈祀火神失 李女占風 燧人造火 李南少明風角

祀竈之義 吹竈突及井泣辭白姑此主 致神親祠 署官遂祭

爨者妾當之果卒 下詳後 李少君言祀竈可以致神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

以為器飲食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者皆可見之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親祀竈焉 煬者避

後漢張忠署孫寶為主簿遂祭竈請比隣

竈 庶人祭竈 莊子禮庶人一 增黃羊祀 白雞

祀或立戶或立竈

祭

上詳前一 僧道行書正月己丑日白雞祭竈宜
蠶五月己丑祀竈吉四月丁巳日祀竈福百倍

雞入突

豕出壞

漢書曰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犬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毛

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漢書五行志曰昭帝

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竈銜其脯六七

枚置殿前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且謀逆竈者生

養之本豕而敗竈陳誦於庭誦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

也 俾冬作夏 甘辱取媚 上詳後 朱子詩曰行

燕雀處

蝦蟇出

呂氏春秋曰燕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竈突決火上棟宇不知禍之將

及也 酉陽雜俎竈無

貧薪不燭

小舟嘗齋

韓愈曰貧

薪不燭竈 語林曰陸龜蒙嘗乘小

舟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

歸天白罪呼

名除凶

萬畢術曰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僧道行書竈神禪字子郭衣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

呼之可得除凶

無青煙

無塵埃

李白詩厨竈無青煙杜甫詩井竈無塵埃

主食

安柴

夢書曰竈主食夢者得食朱子語錄曰竈陘即今之竈門安柴處

雞毛

致禍

犬骨出狂

僧道行書雞毛入竈中致非禍又曰犬骨入竈出狂子

竈三

增詩宋范致能祭竈詩曰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上天
欲言事雲車風馬少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
雙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酌酒燒錢

竈君喜婢子爭鬪君莫聞猫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
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增銘後漢李尤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能以分五行接備
陰陽相乘 晉摯虞竈屋銘曰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
親以敬美過三牲

增箴魏王朗竈箴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
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言

廁一

增釋名曰廁言人雜廁其上非一也或曰溷濁也或曰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清潔也 說文曰廁清也 又

曰溷廁也又圜也 廣雅曰清溷并廁 史記曰萬石

君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

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洗

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又曰大將軍

衛青侍中上據廁而見之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謁仙

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三年 紀聞曰宣

城太守刁緬初為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狀如大猪遍體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廁神乃滅旬日遷伊州刺史歷官至翰林左將軍 語林曰石崇廁常有十餘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沈香無不畢具又與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為將軍年少往脫故衣著新衣氣色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世說曰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

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
敦自倒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飯羣婢掩口而笑之

葆光錄曰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著
黃女子云某台州人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
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
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羣蟻
紛紜聽之果聞相語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
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

廁二

原曳羅毅

過香煙

石崇廁嘗令婢數十人曳羅毅置之漆箱中盛乾棗奉以塞鼻襄

陽記劉季和上廁從香烟上過

孔惺盟

郭璞祭

傳蒯賁迫孔惺於廁強盟之郭璞

在廁桓彝掩之見璞方被髮銜刀設祭曰常囑卿莫來今反如此非但禍吾卿亦不免

陷晉侯

拋范睢

左傳晉侯方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范睢為魏齊所譖王令人拋廁中折其臂後逃歸秦

為張祿先生

笑食棗

入君內

上詳廁一劉實謂石崇曰悞入君內

羸

入廁鼠畏人

郅都待上賈姬如廁有野鼠入廁中上目都擊之不往上欲自往都伏諫太后

聞之賜都金焉云廁中鼠畏人食不潔

李斯

心動

露頭

趙襄子如廁心動見豫讓金日

碑如廁心動擒莽何羅杜蘭香傳蘭香戒張碩不宜露頂入廁夜行必以燭

陶侃見人

庾翼擊物

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侯侃至八

州都督庾翼鎮荊州如廁見一物頭如

隸人温廁

方相兩眼大有光翼擊之入地因病而薨

窮子除糞儀禮隸人温廁温塞也為人復

鴻門如

廁柏人如廁

高祖鴻門會因如廁名樊噲四人間

增偃溲受糞

莊子曰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曰廁行清窹行

崔浩捐灰

李赤作堦

後魏崔浩好

中受糞者也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得罪被置欄內送城南衛士溲其上呼聲教教聞

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為報應獨
異志曰貞元中吳都進士李赤與趙敏之同遊閩宿於
衛之館亭宵分或有一婦人入亭中赤即起下階揖讓
良久上廳取紙筆作書與親云某為郭氏所選為壻婦
人拍其中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
其書赤如夢中所為明又偕行白晝又失赤敏之遽往
見赤坐於廁大怒曰方當禮謝為爾所驚決日至闕屬
僚有與赤舊遊者設宴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
僮仆於地
氣絕死矣

鹵簿引入

奴婢爭先

本傳曰宋慶之在文帝時嘗夢引鹵

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
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
謂後帝也慶之果以孝武出登三事
幽明錄曰建德
民虞敬上廁輒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不覩其形如此
非一過復至廁久無送者但聞戶外闐聲窺之正見死
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因後搃由此輒兩

相擊有項敬欲出奴婢陣勢方
未已乃厲聲叱之奄如火沸

牆壁一

原釋名曰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
為援衛也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又曰辟辟也言

辟禦風寒也 爾雅曰牆謂之墉 廣雅曰牆垣牆也

增詩經曰築室百堵 又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

尚書曰峻宇雕牆 原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庸諸侯

疏杼鄭康成注曰賁大也言大牆正直也疏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

增論

語曰夫子之牆數仞 原左傳曰有牆以蔽惡 南州

異物志曰大秦國以琉璃為牆 漢官典職曰漢省中

皆胡粉塗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 新序曰諸侯垣牆

有黝堊無丹青之色 神異經曰西北裔外大夏山有

宮以黃金為牆南方裔外罔明山有宮以赤石為牆西

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牆東南裔外闔清山有

宮以青石為牆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為牆

增西都賦曰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

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牆壁二

原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
家室此其始也 增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坑儒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至魯
共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
字 原漢書曰司馬相如家成都家徒四壁 又曰趙

婕妤居朝陽舍殿壁帶往往為黃金釭 增洞冥記曰

元狩三年帝復起陵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為壁以
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迄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登壁文
蓋帝王之本績也 西京雜記曰哀帝為董賢起大第

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嶠山靈水
怪或衣以絳錦或飾以金玉 原後漢記曰瑯琊王京
都莒好宮室理殿館壁帶飾以金銀 增又曰逢萌與
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達陰陽懷

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僮牛

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賓者陳

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

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毀名云 吳志曰呂蒙病孫權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勤勞

常穿辟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吐喏也 埤史九國

志曰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

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魏畧曰趙岐

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中 齊書曰

劉璉字子敬方軌正直兄璉夜隔壁呼璉出不答方下

牀著衣立行及簾外然後應璉問其故璉曰向束帶未

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帥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

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隋書曰元諧

隋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

水間一堵大牆危矣公其勉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

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 經世挈要曰薊

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為內邊者也邊長二千三百餘里

牆壁三

原千仞 九丈

焦贛易林曰千仞之牆禍不入門 孟
與北征記曰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溝北

有華林牆高九丈方圓一里

刻字

藏書

葛洪神仙傳曰白和遼東人師事王君玉君語

曰我暫往瀛州汝止此石室熟視北壁久久當見壁上
有文字讀之得矣和視三年方見壁有古人所刻太清
經誦之而得仙

下詳事類書序

及肩

蔽目

論語曰賜之牆也及
肩 焦贛易林曰豫

之坎牆
高蔽目

丹青

紫素

并詳
叙事

堯像

禹文

家語曰孔
子觀四門

之墉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名有善惡之狀典廢之
戒 衡山記曰甘泉東有石壁禹所刻文在此 被

黼

飾銀

漢書賈誼云黼黻古天子服也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之被牆壁 下詳敘事

引光

挂詔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而無燭乃穿鄰舍
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崔實政論曰

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故里
語曰州郡語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畫烈士刻

忠臣

上詳敘事 戴延之西征記焦氏山魯恭塚前有
祠四壁皆有青石隱起忠臣孝子貞婦形像邊

昏刻石
記碑文

蔽惡

防踰

叔孫曰人之有牆蔽惡也牆既
壞誰之咎注咎在牆 大為之

防猶有
踰者

有茨

塗椒

詩牆有茨不可掃茨
蒺藜也 取其温香

耳屬

面立

詩耳屬於垣
語正牆面而立 論

無踰

勿仞

詩無踰我牆
漢書藩牆勿仞

射隼

竊牛

易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 書曰踰垣牆竊牛馬則有常刑

數仞

一簣

數仞之牆一簣之功

避燥濕

塗墜茨

以禦風雨以避燥濕 書既勤

垣墉惟其塗

循而走

負而立

正考父鼎銘曰循牆而走亦莫敢予侮

家語子貢負牆而立注

平版軒

計徒庸

稱畚築程土物畧基

却就後席致竦敬也

址屬役

被朱紫

過濁醪

文選土被朱紫 陶侃家貧客至鄰人密于牆頭過

濁醪 縮版以載

厚斂以雕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注以索縮其版上下相承

傳靈公不君

連牆不謁

短垣自踰

列子師壺丘子林反伯昏瞀人

厚斂以雕牆

乃居南郭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自謁請相遇於道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一日必葺

百堵皆作

叔孫所居館雖一日必葺其牆

登窺宋玉

下弑齊莊

宋玉東牆女登牆而窺者三年矣

高卑

相稱 啟塞從時

周禮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為率

其壞則治不限土功之時

增鼠牙穿 蟋蟀居

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季夏蟋蟀居辟

見堯

倚孔

東漢李固傳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于牆

人有倚孔子之牆誦莊韓之言則引諸門乎曰在夷狄則進之在門牆則揮之

巢牛隱

重

耳踰

左傳曰巢牛隱於短垣以射吳子諸樊又曰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去之

踰東家

穿鄰舍

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

被文繡

置刀筆

漢賈誼疏被文繡

今帝之身自衣皂緋而富民牆屋多

筆

晁錯穿垣

達摩面壁

史記曰孝景即位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門出有不

便穿一門出太廟墀垣丞相申屠嘉聞之奏請誅錯工

愛之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且又我使為之錯

謝而出嘉怒曰吾悔不先斬錯初祖達摩與梁武

帝議論不合潛回江北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

漢劍穿

韓客踰

晉書武庫火漢高斬蛇劍焚焉時張華見劍穿壁而飛莫知所向

宗韓

魏公門客踰垣宿妓公因詠竹詩莫遣狂枝亂出牆客亦為詩莫為狂枝贈斧斤公賜以女奴

破壁

燎火

負牆屏營

魯男子夜大雨有鄰之發婦因風雨壞屋投棲焉男子乃破壁燎火以達

旦唐于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宦者梁守謙用事

有梁正言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

久不報敏怒其結已責所餽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
中家僮上變詔捕頓吏沈壁及他奴送御史獄頓與諸
子素服待罪建福門吏
不納屏營負牆而立
雲低度 雨斜侵
杜甫詩山雲低度牆

注云公嘗過友人舍問其牆低友人曰使山雲易度
耳 柳宗元詩驚風亂颭芙蓉水細雨斜侵薜荔牆

畫鷓

畫龍

鎮江府城內興國寺舊苦鳩鷓汚佛像唐
張僧繇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鷓自是

鳩鷓不復入

又在金陵

畫仙鶴

畫古松

宋之問詩粉壁

安國寺壁畫四龍不點睛

畫仙鶴

酉陽雜俎曰大歷禪師元覽往荊州陟岵寺

道高有風韻人不可親張璠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

衛象詩稱一時三絕覽悉加

青石結角

鐵簪畫壁

聖馮人問故曰無事芥吾壁

耆舊傳蔡瑁字德珪襄陽人家蔡洲上屋宇甚好四牆
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 唐書曰

漢陽公主嘗用鐵簪

畫壁記田租所用

江祿積錢

佐卿挂箭

梁書江祿為武

寧郡頗有資產積銅錢於壁壁為之倒連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此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益州道士

徐佐卿有仙術嘗化鶴飛游沙苑遇唐玄宗出獵射之

竊帶箭投西南去歸觀謂弟子曰吾今日游山中為飛

夫所中以前挂壁曰待箭主至此可付與之後數年玄

宗幸蜀入觀中見壁上箭曰此吾沙苑中射竊箭也詰

之乃知佐卿

書賦

吟詩

五代扈載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書其壁

周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

負外郎清異錄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

親友嘗以貧家辟試之畧不構思吟曰椒氣從

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

牆壁四

原雕書峻宇

厚傳厚其

築詩築之登

朽糞土之

也朽坏月令孟秋

茸傳曰繕垣茸

版築騫崩

修垣左

毀垣氏土物既陳高卑是揣乘彼境

垣徹我牆屋

牆壁五

原詩唐宋之間詠省壁畫鶴詩曰粉牆畫仙鶴昂藏真氣多騫飛竟不去當是戀恩波

原彈文梁沈約奏彈御史孔索題省壁悖慢事曰謹案

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索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
來仕子常務况東臯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
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
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索所居官輒下禁
止

藩籬

原折柳

樹枳

詩折柳樊圃
居賦枳樹籬

閒

游藩

樹籬

莊子
曰願

游其藩
疏而授條

晉書庾袞與弟子樹籬
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

藩軍

籬鷄

楚傳
晉弭

兵以藩為軍注示不
相疑 藩籬之鷓

羝羊觸

鷓鷃長

易羝羊觸藩
鷓鷃賦於

藩籬
之下

增羸角觸

青蠅營

六帖楊收吳人號神童里
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

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

植榆

立笮

魏志太守鄭渾課百姓植榆為籬蔽

吳人藩舍 京

晉傳咸勅令史新立笮籬二十丈

邑籬門

左傳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於鄆吳人藩衛侯
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

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

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請束錦以行乃舍衛侯

南康宮苑記曰建康籬門舊南北兩

取牀坐聽

岸籬門共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

樹籬跪授

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
絕而鏡靜默後與客談顏從籬邊取胡牀坐

聽詞義清玄乃曰彼有人焉

失固

不善

文粹曰曾文鑄刃之

由是不復酣呼 下詳樹籬

鋒已失藩籬之固 莊子澤雉十步一啄 百步一飲不靳畜乎樊中神雖王弗善也

生野徑

隔門庭

杜甫詩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宋書曰謝

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

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豎籬隔門庭

曰吾不忍見此

重護

密拔

柳宗元詩幸逢仁厚意重此藩籬護陳翬與紀伯為鄰伯夜

竊籬以驚地自益翬見之伺伯去密

缺補

剖破

杜甫

拔其藩以地一大益之伯覺之慚懼

課伐木序我有藩籬是缺是

補朱詩剖破藩籬即大家

實一

原子羔不隧

孟祖中窺

家語曰子羔為衛士師則人足蒯賸亂子羔逃至郭門則

者守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

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晉書光逸避亂依胡毋輔之初

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彛阮孚酣飲累日

逸將入守者不聽逸便於竇中窺而大叫輔之驚曰他

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遠呼入

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脈東林寺碑旁引泉竇以滌塵垢

白公春遊陰竇以洩水脈

帝少陽院食自竇進五行志至

德二年秋霖雨連月渠竇生魚

開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高陵令劉君請杜私竇使無

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五代史梁國已破朱瑾等

悉有充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梁

臣劉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其虛實出入之所由

進食

生魚

劉季

增滌塵垢

洩水

私開

潛入

劉禹

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鄴乃

光逸窺竇 忠宣塞門

以步兵從水竇潛入襲破之

上詳原對 芝田錄陸宣公敗忠州土塞其

鄰家爭

門家人出入於狗竇中州將士不得謁於公

先達戲

于嶠詆訾趙鳳鳳心啣之而未有以發俄而嶠與鄰家爭水竇鳳於是左遷嶠 劉昭幼

童傳張元祖八歲齒虧先達戲之曰君

口何為狗竇答云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濟王匿

尚

書由

宋理宗朝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玘乃以其黨千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

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韓侂胄嘗值生辰羣公畢集許及之後至閤人掩闕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閘未及閉遂俯俛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之稱傳以為笑

竇二

原圭竇傳單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

大竇先王之

宮中之竇考功

記其崇

逃出竇

有過氏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增坤竇類書

三尺

逍遙越坤竇

乾竇詳上

雲竇宋邕詩雲竇滿山無鳥雀

雪竇蘇東

詆訐陷乾竇

坡詩好句真

嵌竇杜甫遠川通曲流嵌竇潛洩瀨

滿竇又曰長翰不盡溪欲

滿無底竇

園圃一

原說文曰樹果為園種菜為圃 增周禮曰載師任土

之法以塲圃任園地 又曰塲人掌塲圃而樹之果蓏

原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

其實之斂 又曰無踰我園 又曰遊于北園 又曰

折柳樊圃

樊藩也

又曰九月築場圃

春夏為圃 秋冬為場

論語

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左傳曰晉侯取

萬氏之圃以為圃 增又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圃也 大金國志曰西至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

瀛柳莊杏村盡在於是 莊子曰仲尼曰稀韋之圃黃

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原列子曰三畝之圃

不能耘 淮南子曰崑崙有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縣
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蔬圃蔬圃之地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水清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
之所飲先王之所謂縣圃 增水經曰元弘灣中有地
數頃土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
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
矣林中有栗堂射墩甚間敬牧宰及英彥多所游泊

原山海經曰槐江之間惟帝之玄圃

即懸國也

晉宮闕名

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萄園

華林園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

大梨如五升餅名含消 又曰漢中有果園 增郡國

志云西夷有荔枝園樊僮施主之樊僮施夷中最賢者

古所稱樊僮之富 隋圖經曰司竹園在蓋屋縣穆天

子西征至元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原韓陽文天文要

集曰瓠瓜為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菜茹儲蓄 增

李文叔洛陽名園記曰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樂天嘗

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即此 名園記曰環溪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滙為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效竒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宮堯璀璨延亘十餘里左太沖十餘年竭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 西京雜記曰樂遊園自生玫瑰樹樹下多首霜亦名懷風時人或謂懷風風在樹間

常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首省曰懷風茂陵謂
之連理枝 析津日記曰遼於南京置栗園司蕭韓家
收右通造典南京栗園是也 長安客語曰大通橋東
有鹿園方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松偃仰高冢相錯傳
是金章宗故址 輟耕錄曰萬壽山為雲圃奇獸珍禽
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於此

園圃二

原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鑿隧抱甕汲井取水

而灌園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抽名曰桔
槔丈人曰吾知之恥而不為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
園葵去織婦 增又曰曹參代蕭何相國相舍後園近
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
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亦
歌呼相與應和 原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
於舍園 增類書曰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
平公主置亭其間每上巳重陽士女遊戲被襖登高車

馬填塞詞人賦詩傳於京師故少陵有樂遊園歌 西

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錕鉞巨萬家僮八九百人
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
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牝牛
青兕竒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瀾其
中致江鷗海鵠孕雛產鰈延蔓林池竒樹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廣漢
後有罪沒入為官園 原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

果園悉假於貧人 增後漢書曰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主畏逼不敢言後肅宗駕出遊過園指以問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責憲曰貴主尚見侵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

原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

一作窺

園圃

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

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奇之與為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為河間相因自免

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魏志

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

無水傅元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

倍 又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

承露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

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

記曰蘇統常除門庭有衆賓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

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

足供養 世說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
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
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門顧辟疆有名
園先不識主人逕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王
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儻
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
至遂移時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
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增

晉書曰華廩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廩首啗
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襲封 又曰晉
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曰鳴者為官乎為私乎 王
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殖園
果命曰講武塲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 長安志曰
姚興常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講佛
經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
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絰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繩行過

以為佛神相遇 齊書曰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禊宴勅
王融為曲水詩序 梁書曰何點信佛居東籬園孔德
璋為築室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園有卞
忠貞塚點植花塚側每舉酒必酌之園在應天府東籬
門外 唐書曰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文場文
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問令中使封暢杏樹暢懼
因進宅為奉誠園 賈氏談錄曰贊皇平泉莊周迴十
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

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
惟雁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藻等蓋僅存之怪石名品甚
衆為洛陽有力者取去惟禮星及師子二石今為陶學
士徙置梨園別墅 宋史曰開寶五年幸玉津園觀刈
麥 類書曰真州東有東園宋皇祐中施昌言為發運
使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此園歐陽修記蔡君謨書嘗
謂人曰吾用顏筆作褚體故其字適媚異常後人因名
園為三絕 又曰洛陽名園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

園無所因襲景物最勝遊此園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

四景堂則一園勝槩可顧覽而得鄭公還政歸第謝絕
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
故逶迤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與思 司馬溫公記曰

迂叟家洛五年為園其中為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
書堂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
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不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
以代此也因名之曰獨樂園 元城語錄曰溫公營獨

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秋時人遊園丁得湯錢十千園丁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類書曰宋文潞公園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遊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暎瀝水二堂宛在水中湘廬藥圃二堂間列水石潞公年九十官太師尚時杖屨遊之又曰宋楊誠齋東園新開九逕將江梅海棠

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種一逕命曰三
三徑 宋史曰高宗南渡紹興十七年又建玉津園於
杭州南龍山之北即史彌遠誅韓侂胄處 又曰紹興
十七年建玉津園乾道淳熙間初復燕射飲餞親王皆
以為講禮之所後又有德壽宮東園集芳園太上皇后
下西竺御園 又曰淳熙元年詣德壽宮請太上皇同
幸聚景園 燕石錄曰循宜泉橋北少東園內有金太
祖武元皇帝碑局守嚴秘園後有小亭四旁卉木成列

峙二靈壁石於巽坤隅 大金國志曰大定十年燕羣

臣於同樂園之瑤池語及古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
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稍蘇獨貪殘之吏去行朝
稍遠恐為百姓蠹宜時加稽察中書省字詰烈稽首曰
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金史五行志曰大定二十

三年廣樂園燈山焚延及熙春殿 又章宗記曰泰和

七年五月幸東園射柳明昌三年幸熙春園六年幸後
園閱軍器 寰宇通志曰崔氏園亭在鄆縣南小安邨

邑人崔禮仕金為四鄉學諭金亡隱居於此作園亭盛
植花卉以自娛元名人時往遊觀焉 春明夢餘錄曰
元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順辛未
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蒲陽陳衆仲讌集
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上人皆有詩虞集
為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元功和其詩

園圃三

原靈芝

仙蕙

上詳叙事
三層下有芝

王子年拾遺記崑崙山第
田蕙圃皆數萬頃羣仙種

馬

葡萄

苜蓿

上詳晉宮闕名 郭仲產 仇池記曰城東有苜蓿園

濯龍

鳴鵠

司馬彪續漢書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下詳晉宮闕名

步輦

飛蓋

魏文

校獵賦曰登路寢而聽政總羣司之紀綱逍遙後庭休息閒房步輦西園閑坐玉堂 曹子建詩曰清夜游西

園飛蓋 樹桃 毓果 上詳叙事 周官九 職二曰園圃 毓果木

相追隨

樹桃

毓果

上詳叙事 周官九 職二曰園圃 毓果木

請善

假貧

史記曰王翦為秦將伐楚請善田園宅池甚衆 東觀漢記曰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宮園池悉

以假貧

持鋤

得印

漢書孫寶為京兆尹署侯文為 東部督郵 霸陵杜穉季杜門不

通水火持鋤自理園不敢犯法 後漢 記曰桓帝時沛國戴翼鋤園得黃金印

法真不窺

范丹自賃

上詳後漢書 陳留舊傳曰 范丹學通三經嘗自賃灌園

襄邑始居

山陽餘利 陳留志曰園庾衰邑人也庾始居園中故謂之園公 下詳向秀別傳

漢陰

抱甕

莊周作吏

上詳莊子嘗為蒙邑漆園吏

於陵灌

京兆

鉏

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 魏顏斐字文材為京兆尹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投閒鉏治之

貢

稅

周禮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謂果瓜葵韭 又曰園廛二十而一注云以利少故二十而稅一也廛城

市中空

繫馬

嚮蔬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終歲不飽

地也

潘岳賦序 灌園鬻蔬

增漆園

花園

史記有漆園水經注有花園

桐園

瓜圃

魏國有桐園 瑣語有瓜圃

鄭圃

梁園

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梁孝王好宮室園圃之樂乃築兔園猿巖 雁沼鶴洲鳧渚皆梁王園中之景致也

栗園

芝

圃 括地志固安之栗天下稱之為御栗因有栗園 廣異記崑崙第九層有芝圃悉種靈芝

蕙圃

藥圃

拾遺記崑崙第九層有芝田蕙圃 杜甫詩曰餘潤通藥圃

禮園

書圃

司馬相如賦曰雍容于禮園翺翔乎書圃

梧桐

橘柚

梧桐園在蕪州吳宮內夫差所茸樂

府云梧桐秋兵王愁

銅爵

金鳳

魏都賦注文昌殿西有銅爵三臺中

史記楚有橘柚園 央銅爵南金鳳臺北冰井臺

星流

月張

亳州東天靜宮碑有

又曰建隆四年幸金鳳園 星突流於園老子因而誕生故名

燕都流覽志月張

園在阜城門由旁城垣下入門兩旁垂柳拂地黛柏蒼

槐深環石砌堂後枕一池甚修廣倒影入屋楹周遭菜畦乃屬冉都尉矣

游上才

寄清

賞

曹植詩西園游工才注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士游西園 唐書徐勣戒其子崧曰開營小園非欲播

藝以要利正欲穿池
種木少寄清賞耳

負土成山

伐木為橋

魏畧曰明帝起

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百僚皆負土成山立松
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齊書范元
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值人盜其蔬佯不為問又
有涉溝盜其笋者元琰伐木為橋渡之盜者大慙

養

素成趣

任彦升曰養素丘園台虛上
位陶潛園日涉以成趣

供朝夕

長

貧賤

潘岳曰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自丘樊注丘園也樊籬也言生長於貧賤也

文選曰長

華林

瑞萼

左貴嬪傳每遊華林園輒回車過之
萼園在杭州錢王鏐置後即捨建龍華寺

瑞

芳林 香水

魏明帝建芳林園在河南府東北隅
北直隸隆慶府有香水園元仁宗誕生

處

金谷

玉津

金谷園在河南府城西有金水自太
白原南流經此谷晉石崇因川阜造

園館自作詩序園有清凉臺即崇妾綠珠墮樓處玉

津園在開封府城南宋哲宗時文彥博致仕令有司備

冊禮餞送靈芝生甘露降並詳侍臣作頌進

於玉津園並詳叙事

士賜宴晉太康中梨西枝與中枝合生於元圃園中皇

太子令侍臣作頌杏園在長安府城東曲池

北唐賜宴藏春塢異聞錄刁景純挂冠而

進士於此歸仁坊歸當時名流皆仰之作

藏春塢洛陽有歸仁園在舊歸仁坊廣輪皆里餘北

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牛僧

孺置至宋時為侍郎逍遙園在西安府

李昉所有構亭其中逍遙婆娑道遙園在西安府

韋嗣立置張說為之記宋崔鷗字德符宣和末除侍

御史以孽疾致仕治園數畝號婆娑園在南陽府郟縣

內京兆梨園秦淮菜園梨園有二一在雲陽府慶

縣漢武置一在京兆府通

化門外唐開元初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
宮女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子弟文宗時命太常卿王
涯按之獻於梨園 宋書曰柳元景為尚書令家中有
秦淮菜園數十畝守者賣菜得錢三萬送宅景曰我立
園種菜以供家啖乃復取錢奪
百姓之利耶以錢給守園者 崔端公園 劉廊王

園

唐李端有題崔端公南園詩

季野

張漢陽

韓

平原

張東之傳東之有園在襄陽韋臯嘗燕集將市取
之馬彛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

奈何使子孫鬻之耶

勝景園在杭州西湖雷峯塔路

口宋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平原王韓

侂胄改名南園陸務觀記其地實武林之東

荔枝

麓而西湖之下滙其下湖山之美天造地設

芭蕉

荔枝園在重慶府江津亭西北園中荔枝相傳唐
人所植每熟士大夫相聚食之 甫田集芭蕉園

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禽參錯其中又有小山曲水實錄成焚稿於此

呂文穆 韓

忠獻

洛陽有呂文穆園蓋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

竹盛春夏又無枯涸之患 彰德府相州

帝城勝景

有康樂園宋韓魏公琦置魏公謚忠獻

雲間洞天

芙蓉園在京羅城東南隅青林重複綠水瀾漫蓋帝城勝景也 駕時幸之 雲間洞

天錢良臣園也在松江府東南良臣參大政多訪江南奇花異卉古松怪石以營之美異佳致有如洞天也

煙雲掩映 景物蒼老

洛陽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瀝水經其

旁因岸穿二土竇深百餘尺堅如埏埴開窗軒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且林木蒼蔚煙雲掩映高臺曲榭時隱時見即使畫工極思不可為圖 宗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因得河南

而河南最佳處又在開寶宰相王溥園園既古景物
蒼老復完力以藻飾之于是遂有憑陵諸園之意矣

伴禁省 等臺城

洛陽有宋趙韓王宅初詔將作匠營
治故其經畫制度殆伴禁省韓王以

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居京師罕居之故園池
常扁鑰不啟高亭大榭花木淵藪歲時留廝養擁篲負

畚挿者得出入其間而已 齊文惠太子性奢侈開拓

園圃與臺城北墜等樓觀塔宇多聚竒石妙極山水慮

帝望見旁列修竹內施 曲水 修竹 府許州城北有

高障仍造遊牆數百間 曲水 府許州城北有

大竹二十畝澗水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宋文彥

博為守時買得之賈昌朝來代一日往遊題詩於壁

修竹園在開封府歸德州南 擇勝 愛閒 擇勝園在

梁孝王所置中多植竹故云 擇勝 愛閒 杭州九曲

城下宋秀王別墅理 離垢 永芳 劉慧斐張孝秀隱

宗書擇勝愛閒二扁 離垢 永芳 居東林寺慧斐於

山北構一園名離垢時稱為離垢先生
宋景德四年駐蹕西京宴宗室於永芳園

金果園

黃精圃

建炎元年右相李綱至行在上聞綱且至命侍
讀董耘往勞執政燕綱於金果園綱力辭東

坡詩當用青竹

芙蓉

牡丹

上詳帝城勝景註春
明夢餘錄極樂寺中有

筒下灌黃精圃

牡丹園春日遊屐恒滿園有高樓進士曠鳴鸞欲登之
寺僧辭以久局不便開曠不聽甫登樓火發曠與樓俱

燼

半春

小隱

杭州有半春小隱等
園皆史彌遠別墅

含芳

聚景

會要瑞聖園在景陽門外道東初為北園太平興國二
年詔名含芳聚景園在杭州府治西宋高宗有詩

叢春

集芳

洛陽有叢春園宋侍郎安公別業其大
亭有叢春亭出茶藤架上北可望洛水

集芳園在杭州葛嶺上宋張
婉儀別墅紹興間改屬官家

同樂

自足

同樂園
在開封

府城東北宋徽宗置 宋戶部尚書吳興沈公
為園於城東奉勝門之北村名其園曰自足

松園

竹圃

燕都遊覽志松園在昌平州東門外延袤里許
皆松無一雜樹以備陵樹缺移栽也百年來禁

人樵採遂成大林 水經注睢水東南流歷於竹圃
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之竹園也

儻舍為圃

買園為樓

宋張文潛詩儻舍亦為圃 傳
載汝南袁師德故給事高之子

嘗於東都買得妻師德故地起書樓洛
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師德樓

廣樂射柳

東明賞菊

金史世宗記大定三年以重五幸廣樂射柳
大金國志承安三年冬賞菊於東明園見

屏間畫宣和艮嶽致亡其國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
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石乃用童貫梁師成故耳蓋譏

也 玃 彼園 我圃 上詳敘事 杜甫 依綠水 見修

竹 杜甫詩名園依綠水
下詳蘇軾李家園詩

作醉鄉 付間人 薛能南
園偶題

詩乞取南園作醉鄉 賈昌朝
曲水園詩却將清景付間人
暮花飛 野梅開 崔

公園林詩惆悵暮花飛 宋高
宗聚景園詩官梅却作野梅開
破千家 開三徑 蘇

茂貞園詩此園破千
家 下詳楊誠齋詩
抱琴鶴去 枕石雲歸 俱詳詩
見後

乍暖柳條 半晴花影 俱詳楊廷秀春晴
懷故園詩見後
山帶雨

水生風 俱詳劉威黃處
士園林詩見後
小亭荒榭 青山流水 上
詳

邵堯夫洛下園池詩
下詳蘇東坡獨樂園詩

園圃四

原汲水灌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減也

園有螿蟲

淮南子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為之不采

增縣圃

楚辭曰朝發軔於蒼梧兮

夕余至於縣圃

原園中柳

古詩鬱鬱園中柳

鳴鳳在林

文選七命曰鳴鳳在

林夥於黃

鴻圖不網

花雲詩曰鴻圖不網西園成市

種植園葵

陸士

衡詩曰種植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外圃

左傳孔氏之外圃

不樹

不樹者無榔罰之

園圃五

增名園記曰園圃之盛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

而已在唐為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
曰四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谿者桂堂也截然出於
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
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
也溼溼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
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
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
可殫記者也

增詩魏文帝銅雀園詩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
酋奉甘醪狩人獻佳禽齊唱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有客
從南來為我彈清琴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淫魚乘
波聽踴躍自浮沉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
來寥亮摧肝心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
弭弦且自禁 晉王濟華林園詩曰思樂華林薄采其
蘭皇居偉則芳園巨觀仁以山悅水為知歡清池流爵
秘樂通玄脩冒灑鱗大庖妙饌物以時序情以化宣終

溫且克有肅初筵嘉賓在茲干祿永年 原宋陶潛雜

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

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

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

仞壑縱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夫子昭情

素探懷授佳篇 謝莊北宅秘園詩曰夕天霽晚氣輕

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窗歇窮園

自荒深綠池翻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儻同愛絃酒共
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棲情閒物
外蘿徑轉連綿松軒方杳靄丘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徒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和
無停晷壯士豈淹留冉冉老將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
虞夏伊呂翼商周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丘 梁簡文
帝遊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簷踈遠
興積賓至羽觴繁 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樹月

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 又臨後園詩曰

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遙趣中園復可嘉千

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

氣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

度渚隔危峯 又晚景遊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

入川梁波橫山度影雨罷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

文長 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樹

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麇去不息征鳥時返顧茆棟

嘯愁鷓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 又行

園詩曰寒瓜方卧壟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
參差初菘向堪把時韭日離離 庾肩吾從皇太子出

元圃詩曰春光起麗譙屣步陟山椒閣影臨飛蓋鷲鳴
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合前橋綠荷生綺葉丹藤上
細苗顧循慙振藻何用擬瓊瑤 增唐玄宗同二相已

下羣臣樂遊園宴詩曰選日巖廊暇需雲宴樂初萬方
朝玉帛千品會簪裾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餘池塘垂

柳密原野雜花踈帝幕看逾暗歌鐘聽自虛興闌歸騎

轉還奏弼違書 宋之問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詩曰

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谷轉斜盤徑川迴曲抱源風
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侍宴瑤池夕歸途騎吹繁 又

曰年光竹裏遍春色杏間遙煙氣籠青閣流文蕩畫橋
飛花隨蝶舞艷曲伴鶯嬌今日陪歡豫還疑陟紫霄

張說奉和恩賜樂遊園宴應制詩曰漢苑佳遊地軒庭
近侍臣共持榮幸日來賞艷陽春饌玉頌王篚擬金下

帝釣池臺草色徧宮觀柳條新花綬光連榻朱顏暢飲
醇聖朝多樂事天意每隨人 又崔禮部園亭詩曰窈
窕留清館虛徐步晚陰水連伊闕近雲接夏關深柳蔓
憐垂拂藤苗愛上尋訝君軒蓋偶非復俗人心 沈佺
期禁園侍宴詩曰九重馳道出上巳禊堂開畫鷁中川
動青龍上苑來野花飄御座河柳拂天杯日晚迎祥處
笙鏞下帝臺 蘇頲芙蓉園應制詩曰御道紅旗出芳
園翠輦遊繞花開水殿架竹起山樓荷芰輕薰幄魚龍

出負舟寧如穆天子空賦白雲秋 又小園納涼即事

詩曰煩暑避蒸鬱歸閒習高明長風自遠來層閣有餘
清散灑納涼氣蕭條遺世情奈何誇大隱終日繫塵纓

張九齡奉和恩賜樂遊園宴應制詩曰實筮筵錫命
供帳叙羣公形勝宜春節威儀建禮同晞陽人似露解
溫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輝光徧草木和氣
發絲桐歲歲長無事徒知九仞功 又三月三日申王
園亭宴集詩曰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

華池落綵雲籍草人留酌銜花鳥赴羣向來同賞處惟

恨碧林曛 宋璟奉和恩賜樂遊園應制詩曰侍飲終

酺會承恩續聖遊戴天惟慶幸選地即殊尤北面祇雙

闕南臨賞一丘曲江新溜緩上苑雜花稠疊疊韶絃屢

戔戔賁帛周醉歸填畛陌榮耀接軒裘 王翰奉和恩

賜樂遊園應制詩曰未極人心暢何如帝道明仍嫌酺

宴促復寵樂遊行陸海披珍藏天河望斗城四關清靄

合數處白雲生飪餼調元氣歌鐘溢雅聲空慚堯舜力

至德香難名 王維春園卽事詩曰宿雨乘輕屐春寒

著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棋局林端舉

桔槔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李紳憶春日曲江宴

後許至芙蓉園詩曰春風上苑開桃李詔許看花入御

園香徑草中迴玉勒鳳凰池畔汎金樽綠絲垂柳遮風

暗紅藥低叢拂砌繁歸繞曲江烟景晚未央明月鎖千

門 許堯佐金谷園懷古詩曰石氏遺文在淒涼見古

園清風思奏樂衰草念行軒舞榭蒼苔掩歌臺落葉繁

斷雲歸舊壑流水咽新源曲沼殘煙斂叢篁宿鳥喧惟
餘池上月猶似對金樽 韓翃題張逸人園林詩曰藏

頭不復見時人愛此雲山奉養真露色點衣孤嶼月花
枝妨帽小園春悶攜幼稚諸峰上閒濯鬚眉一水濱興
罷歸來還對酌茅簷挂著紫荷巾 盧綸題李沆園林

詩曰古巷牛羊出重門接柳陰閒看入竹路自有向山
心種藥齊幽石耕田到遠林願同詞賦客得與謝家深
權德輿春同諸公過兵部王尚書園詩曰休沐君相

近時容曳履過花間留客久臺上見春多松色明金艾
鶯聲雜玉珂更逢新酒熟相與藉庭莎 司空曙題鮮

于秋林園詩曰雨後園林好幽行迴野通遠山芳草外
流水落花中客醉悠悠慣鶯啼處處同夕陽自一望日
暮杜陵東 李端題崔端公園林詩曰上士愛清輝開
門向翠微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坐苔生席高眠
竹挂衣舊山東望遠惆悵暮花飛 韋應物南園詩曰
清露夏天曉荒園野氣通水禽遙泛雪池蓮披拂紅幽

林詎知暑環舟似不窮頓灑塵喧意長嘯滿襟風 于
鵠過張老邨園詩曰身老無修飾頭巾用白紗開門朝
埽徑輦水夜澆花藥氣聞深巷桐陰到數家不愁還酒
債腰下有丹砂 呂溫題從叔園林詩曰阮宅閒園暮
窗中見樹陰樵歌依野草僧語過長林鳥下花間井人
彈竹裏琴自嫌身未老已有住山心 許渾西園詩曰
西園春已盡芳草徑難分靜語惟幽鳥閒眠獨使君密
林生雨氣古石帶苔文雖去清明遠朝朝見白雲 又

題裴處士園林詩曰桑柘滿江村西齋接海門浪衝高
岸響潮入小池渾巖樹蔭棋局山花落酒樽相逢每留
宿還似識王孫 李郢園居詩曰暮雨揚雄宅秋風向
秀園不聞砧杵動時看桔槔翻釣下魚初食船移鴨暫
喧橘寒才弄色須帶早霜繁 鄭谷郊園詩曰相近復
相尋山僧與水禽蓑衣春釣靜雪屋夜棋深雅道誰開
口時風未醒心思先何以報祇有醉和吟 趙嘏南園
詩曰雨過郊原綠尚微落花惆悵滿塵衣芳樽有酒無

人共日暮看山還獨歸 宋范鎮田千秋園詩曰自古
桃林漢相園至今有舍號田村蒼山綠水依然在不獨
青編事業存 高似孫聚景園詩曰翠華不向苑中來
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開
邵雍洛下園詩曰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
春縱遊只卻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
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總到
身 楊廷秀春晴懷故園詩曰竹邊臺榭水邊亭不要

人隨只獨行乍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影不分明一番
過雨來幽徑無數飛禽有喜聲只欠翠紗紅暎肉兩年
寒食負先生

蘇軾獨樂園詩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

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醖
尊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
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
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
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

我輩此病天所赅拊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

劉子翬

朱勔園詩曰晨輝麗丹楹翼翼伴帝居向來堂上人零
落烟海隅聯翩際時會振跡皆刑餘閨帷尚帝主皂隸
乘軒車流威被東南生殺在指呼樓船載花石里下無
袴襦至今江左地風雲亦嗟吁叨榮已過量受禍如償
逋荒涼戟門路尚想冠蓋趨客船維岼柳鄰人曾池魚
徘徊極幽觀曲折迷歸途夜月扃綺戶春風散羅裾繁
華能幾時喪亂實感予曹鄴予何譏此曹真人奴

元

元好問西園詩曰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
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西園歌舞人 黃庚西園晚步

詩曰為愛園林好筇杖伴獨行花香能醉蝶柳色欲迷
鶯但得青春在何妨白髮生斜陽紅盡處一抹暮山橫
陳深小園即事詩曰淡黃楊柳著煙輕細草茸茸襯
履行行到水邊心會處夕陽一樹杏花明 耶律楚材

遊西園詩曰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箋酒滿巡對景
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

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 又
過沁園有感詩曰昔年曾賞沁園春今日重來迹已陳
水外無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頽月榭經兵火
草沒詩碑覆劫塵羞對覃懷昔時月多情依舊照行人
趙孟頫都南張氏園寓居詩曰尺五城南跡似幽鄉
心空折大刀頭杏花飛盡胭脂雪日日東風未肯休
薩天錫過孫虎臣園詩曰洛陽花木昔如霞冷雨酸風
盡委沙金谷東風只芳草綠窗晴日自楊花鶯兒老去

空臺榭燕子歸來無主家回首繁華歌舞地景陽宮沼
夜聞蛙 倪瓚山園詩曰春水鳧鷖野外堂山園細路
橘花香棲棲身世畫盈篋漠漠風烟酒一觴豈為任真
無禮法也須從俗著冠裳不營產業人應笑竹本桃栽
已就行 明袁凱新治圃成詩曰隙地所自治剪荆去
龍茸幸無焚穢雜况此清泉湧灌滋竟朝夕勾萌各森
聳青蒲已彌澤黃瓜方卧隴春菁向堪把秋梨日應重
自余通宦籍職事勞紛冗祿食雖云美私心恒自恐歸

來得蕭茆采擷聊自奉且遂丘園樂永謝承明寵 又
春園詩曰春園江水上江霧日昏昏沙暖常垂釣花深
不閉門家童鋤壟麥野客共盤飧衰老仍耽酒經年懶
出邨 又灌園詩曰荒陂渺渺接連筒蔥葉青青芥葉
紅不道虞卿著書手白頭衣食野人同 高啟園中詩
曰席暖林中憩衣涼水上歸腐瓜蟲食徧空樹鶴巢稀
邂逅幽尋得參差薄願違喜無來往者秋草沒園扉
又晚步園池詩曰髮隨秋葉落心共曉雲舒稍改新題

句渾忘舊讀書林深移樹鳥池響食萍魚無限悠然意
涼天獨步餘 楊基方氏園居詩曰北墅花連屋東園
菊繞莊病長陪客坐老不厭人狂鶯鳴雙陂雨楂梨小
樹霜他年倘相遇里邑定名方 馬汝驥芭蕉園詩曰
輦道山樓直宮園水殿低碧荷春檻出紅藥晚階齊釣
石蛟龍隱歌臺鳥雀啼翠華當日幸花木五雲迷

原詠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
勢水窮清以澄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北

館以悠矚對荆門之孤阜傍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舍
詠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芳幕長椅之森修任緩
步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括性有方而易
適差一毫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想其華林籠
雉想其臯澤矧流客之思歸豈可忘於疇昔

原引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辛勤越
霜霧聯翩遡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海悠且長迴首瞻
東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

去冰未已春來雁不還
風肅幌兮露濡庭
漢水初綠柳葉青
朱光藹藹雲英英
離禽喑喑又晨鳴
菊有秀兮松有蕤
憂來年去容髮衰
流陰逝景不可追
臨堂危坐悵欲悲
試託意兮向芳蓀
心綿綿兮屬荒樊
想綠蘋兮既冒沼
念幽蘭兮已盈園
天桃晨暮發春鶯
旦夕喧青苔
蕪石路宿草塵蓬門

原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
日修竹檀欒夾池水
旋兔園並馳鸛鷓鷦鷯
翡翠鴝鴖枝巢穴藏
被塘臨谷聲音相

聞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相與雜沓而往
款馬高冠扁馬長劍閑馬左挾彈馬右執鞭馬日移樂
哀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鬪雞走兔俯仰釣射煎熬炮炙
極樂到暮若夫採桑之婦連袖方路 齊謝朓遊後園

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陰景下田田
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
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
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沈寥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

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

涼梁襄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

而不事譬籠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

時遨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赤

赫暈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雲霞而蔽日經增

城而斜趨有空籠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

慄溪谷則沱潛汎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竇溜闌干

草石苔蘚駁萃叢攢既而登望徙倚臨遠憑空廣觀逖

聽靡有不通 江淹梁王兔園賦曰或重古輕今者僕
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古賦體以奮枚叔
之製云於是金塘緬演綠竹被阪繚繞青翠若近復遠
水鳥鴛鴦鸚鵡鴻雁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五五忽
合而復散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曉朱華未
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 周
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
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

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敞廬寂寞人外聊
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潘岳面城且見間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琴
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
歌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掇
蒙密兮見窗行歌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
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匱覆水有堂坳崎嶇兮
狹室穿漏兮茆茨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

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
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格
之藤爛漫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
家是謂愚公之谷誠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
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
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閒閨老幼相攜
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慘
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嬾婦而蟬啼昔早濫而吹噓

藉文言而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山崩川竭冰碎
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忽
菁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跼先念房陵之遠非淮海兮
可變非金石兮能轉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

原頌晉潘尼後園頌曰芒芒在晉悠悠結繩太樸未散
元化霑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
命匪謚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
是順和氣四克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游龍升

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
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
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元流翔鳥
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
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閒恂恂謙德
穆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
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
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原銘陳江總元圃石室銘曰仙巖石楡仙宇石牆地云
正域道示修羊紫煙碧露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
翔移華甲觀徒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蕊珠樹
金階玉井映日分輝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
去偷桃董來貨杏檐非刻削戶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
涼深秋雲捲閣冬霰停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亂
色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絃誦餘隙仁智為賞
河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

國斯仰

原啟梁張纘謝東宮賚園啟曰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
復服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
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
宇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
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
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
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

表裏煙霞每騰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
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除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
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增序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逆
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
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
章會桃李之芳園聚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
吾人詠歌獨慚康樂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

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
金谷酒數

增記宋歐陽修真州東園記曰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
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
煙白露而荆榛也高甍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
寬間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
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
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

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
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
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

謹案第三頁前六行惟億倉刊本億訛憶據元史
改

第八頁前五行左顧敕中厨刊本敕訛賴據玉臺
新咏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
踰刊本子訛於又踰下行衣字據史記改刪

第十五頁後七行據廁而見之刊本見訛視據史

記改

第三十九頁前五行長自丘樊刊本長上行中字

據文選刪

第五十七頁後一行西漢王根之宅刊本根訛公

據庾子山集改

第五十八頁後三行先念房陵之遠據庾子山集

房陵作鴻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一

居處部十二

苑園

苑園一

(園)

原應幼風俗通曰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 說文曰

苑有垣曰園 增又曰養禽獸曰園 原毛詩曰王在

靈囿麇鹿攸伏

注曰園所以養禽獸也 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周禮曰園人

掌國游之獸禁

鄭康成注云國之 離宮小苑游觀處

漢書曰漢有上林

樂游博望黃山諸苑 東方朔曰務範圍之大不恤農

時非所以強國富人者 後漢書曰後漢有鴻德畢圭

靈昆廣成諸苑 增漢宮典職曰宮內苑聚土為山十

里九坂種奇樹育麋鹿麕鹿鳥獸百種激上河水銅龍

吐水銅仙人銜杯受水下注天子乘輦游獵園中 隋

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 唐六

典曰禁苑翠微宮籠山也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

東距澇川西盡故都城禽獸蔬果莫不毓焉 百官表

曰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御羞九官令丞

如淳曰御羞宜春皆苑名

也師古曰御宿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

宋史曰瓊林苑在順城門

外道南乾德三年置以三班及內侍監飲池苑兵校軍
隸及主典三百三十三人歲時節物進入每歲駕幸金
明池則并至苑中上巳重陽唯中書密院或宗室及殿
前諸司選勝賜宴遇放榜進士聞喜於此 金史曰瓊

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又
有瑤光樓 原國語曰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莫

非穀土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

觀望勞形而已非好儉節乎性也 增淮南子曰湯初

作囿以奉宗廟簡士卒習射御戒不虞 又曰及其衰

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人之力也 原晉宮闕名

曰晉有平樂鹿子桑梓諸苑 增南朝宮苑記曰桂林

苑在落星山之陽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 兩京記曰

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為芳華神都苑周迴一百二

十八里 長安志曰唐禁苑在宮城之北東西二十七

里南北二十里東接西湖水西接長安故城南連京城
北枕渭水西接太倉倉北距中渭橋於長安故城接故
城東西十三里南北十三里亦隸苑中有四面監 五
雜組曰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
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 大
都宮殿考曰御苑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毬閣金殿前有
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如桃子大丹朱苑外重
繞長廡廡後出內牆東連海以接厚載門門上建高閣

東百步有觀臺臺傍有雪柳萬株 大政記曰南苑方
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
也國朝闢四名繚以周垣設海戶千人守視自永樂定
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

苑園二

增左傳曰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速成
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
可乎 韓非子曰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

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 史記曰漢二年東略地諸故秦苑園

園池皆令民田 漢書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

東方朔曰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因秦泰階六符之事上拜朔為大中大夫然遂起上林苑 又曰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罷中年苑賦貧民 西京雜記曰宣帝

樂遊廟亦曰樂游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

又曰初元二年詔罷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飲飛

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晉灼曰嚴

籞射苑也

又曰順帝陽嘉元年起西苑脩飾宮殿 又曰

桓帝延熹二年七月初造顯陽苑置丞 又曰鍾離意

顯宗時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當車諫以為

從禽廢政天子即時還宮 又曰梁冀多拓林苑禁同

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

數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徑亘數十里又曰楊賜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上疏諫曰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宜推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渚宮故事曰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岸綠雜以奇木其上有通陂閣跨水為之晉載紀曰慕容熙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十步峯七十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

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
石虎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
此諸宮皆夫人侍婢又並有苑囿獐鹿雉兔虎數游宴
其中 南史紀曰齊東昏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竒極
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於是徵求
人家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置大樹合抱亦皆移掘
插葉繫花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
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

立紫閣諸樓 梁傳曰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
初賜南平王偉為第偉又加穿鑿植嘉樹珍果窮極雕
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世
藩邸之盛無以過焉 隋五行志曰齊後主武平四年
大興土木之工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
麗功始就而亡 續世說曰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
周三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
高出水百餘丈臺觀宮殿羅絡上下向背如神海北有

龍鱗渠縈紆注海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
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
綵為藻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好以月夜從
宮女數千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唐書曰

太宗與侍臣間立本泛舟苑池見異鳥容與隨波上下
實錄曰貞觀四年帝狩於鹿苑遣侍中王珪賜貧人
唐書曰武三思時起毬塲於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
為賭帝與皇后臨觀武崇訓於駙馬都尉楊謹交注膏

築塲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皆苦之 又曰張說上疏
曰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垣牆局禁內有榛叢谿谷猛
獸所居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
險賊卒有逸獸狂夫警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預
防願為萬姓持重 又曰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盧
藏用上疏曰陛下離宮別館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
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頻
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

不空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 續資治通鑑曰順

帝制龍舟於內苑其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
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
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 大政記曰宣德

八年少保黃淮辭歸上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親灑宸
翰製詩送之賜金織衣一襲 翰林記曰嘉靖十五年

召輔臣李時禮官夏言武定侯郭勛汎舟西苑帝以五
日率先朝故事汎舟西苑持名時言勛侍行先命太監

韋霏賜以艾虎彩索牙扇等物帝至御龍舟命時言一
舟勛一舟自芭蕉園歷金鰲玉竦至澄碧亭頒賜御肴
又命楫人盪漿近龍舟顧問已而賜宴無逸殿乃還

苑圃三

原黃山 白水

漢書曰霍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
賓客張圍獵黃山苑陶季直京邦記

曰覆舟山周迴二十

取獸

戲狐

衛宏漢舊儀曰上
林苑中廣長三百

里許有林名白水苑

取獸

戲狐

苑中養百獸當祠

里置令丞左右中部尉百五十亭苑中取獸禽無數張
祀供客用鹿麋天子秋冬射獵苑中取獸禽無數張

協七命曰苑戲九尾
之狐圓栖三足之鳥

因原

跨谷

班固東都賦曰因
原野以作苑順流

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育獸
京賦曰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
張衡西

甘泉 上林 三輔黃圖曰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
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右扶風凡周

迺五百四十里 衛宏漢舊儀云上
鴻德 廣成 東觀

漢記曰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薛瑩
高望 漢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五年校獵廣成苑

平 後漢書曰永初六年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
思賢 昌三苑又益州置萬歲苑捷為置漢平苑

博望 西京雜記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漢書曰戾太子既冠就宮為立博望苑使通

賓客 桑梓 桂林 河內十二境簿曰咸陽城西有桑梓
苑陶季直京邦記曰建康苑北漢

朝為桂 養獸 射鴻 上詳前一左傳曰
月祭 林苑 衛獻公射鴻於圃

秋築

大戴禮曰正月祭韭園韭園者園之藩者左傳成公十八年秋築鹿園書不時也

禁山

築土

周禮雍氏禁山為苑令鳥獸自得其性也築土為園亦曰養獸為園

植木

收藁

植木為苑亦曰草木為苑為獸食

豫遊

御幸

帝王之盛豫遊其中宣帝詔

池籟希御幸者假與貧人注斫竹以繩縣連禁御不得往來律名為籟在水中作室可以捕鳥鳥入則捕之

養馬

縱禽

樵採罷馬苑以賜貧人注養馬苑不禁樵採馬苑以賜貧人注養馬苑不禁

縱禽獸於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始皇乃止

廣開

可墾

西漢武帝廣開上林東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也後漢安帝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賜貧人

築

修

公羊傳云築鹿園有

園矣又為地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八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虞之非正也漢修靈

圃揚雄諫而不聽

長洲

平樂

枚乘諫吳王曰上林不
如長洲之苑
晉苑名

林

藪

獸禽

遭藪為圃
值林為苑
雙觥共觝
苑有之

假貧人

田棄地

東觀漢記詔有司京師
蕭何謂上林多空棄地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

藁為獸食上
怒械繫之

掌鈎盾

為陷穿

鈎盾官也
孟子殺其麋

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
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

採周法

覽漢制

樵蘇無

忌 陂池勿禁

文選樵蘇往來無忌
實陂池而勿禁

制同梁鄒

義

合靈圃

梁鄒古天子苑
田名並文選

增棄田

取圃

孟子曰棄田
以為園圃

惠王即位取為
國之圃以為圃

域禽

縱獸

圃者築牆為界故曰
域禽
下詳前二

鳳集

麟臻

玉海說苑黃帝即位宇內和平鳳集東園
食竹實棲桐木漢成帝校獵長楊射熊

館揚雄作賦以諷之其序曰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
苑圃林麓數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

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國家殷富故甘露零其庭
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圃神

爵棲 養龍 格熊 拾遺記黃帝為養龍之圃 西京
其林 雜記曰廬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別

園學格熊 羅後 養鹿 牧馬 山西遼州和順縣有鹿
遂空手搏之 苑相傳為趙襄子養鹿

之所 漢舊儀注太監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
北二道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蓄魚鱉 鬻果菜 風俗通園者蓄魚鱉之處也 舊唐
書則天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

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蘇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
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

次定日車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十

十

十

十

也利窮要妙生顏色淮南子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憶昔電旌下南苑苑中

萬物生營南郊游上苑馬融廣成頌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揆厥靈營於

南郊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鳳凰集麒麟遊漢

郊祀志宣帝神爵四年鳳凰集上林苑乃作鳳凰殿以

有蓄滯則麒麟遊囿六畜繁多天苑有德星應矣生玫瑰植牡丹西京雜

苑內生玫瑰木木下多首蒼名懷光時人或謂之懷風

風在其間常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曰首蒼為懷

中為金陵人謂之連枝草大都宮殿考後苑獻名果

種澤蘭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為美名以標

奇異也 詩正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
高四五尺 漢諸池苑及許宮皆種之

獲兔 斬豕

東魏永興三年於北苑獲白兔剖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唐儉傳從太宗獵洛陽苑羣豕突出帝射四發輒殪

四豕一豕躍及鎧儉投馬搏之帝拔劍刺豕顧笑曰天
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乃以馬

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
定四方豈快心於一獸帝為罷獵 屠肉酤酒 射柳

擊球 齊書曰東昏侯於芳樂苑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
妃罰之百姓歌曰閱武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

酒 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擊球
於西苑五月拜天西苑擊球射柳 宴父老 賜貧人

太宗記貞觀十八年宴雍州父老於上林苑賜粟帛
辛替否疏陛下嘗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

寺無數一寺當
令丞 總監 池上林置令丞掌苑囿
陸下一官也

以供朝會祭祀奉養進御上東京苑總監苑內宮觀
園池等事凡植果以豐甘旨樹蔬以脩蓄聚雖禽魚卉
木莫不總
而理之
募耕 宴士 汝閭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功

瓊林苑在開封西鄭
門外宋嘗宴進士於此
賞花釣魚 解帶移鞍 宋太宗

熙元年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三品
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 開封府麗景門

外有宜春苑宋人號東御園王安石詩云宜春
舊臺治日暮一登臨解帶依蒼蘚移鞍坐綠陰 賞花

汎月 宋史太平興國七年以迎春苑自通津門外汴
水瀕溢乃遷置改名每歲內苑賞花則諸苑進

牡丹及纏枝雜花七夕中元進奉巧樓花殿雜果寶蓮
菊花本及四時進時花入內上已重陽則宗室駙馬或

館閣三司開封府刑部法官及典軍臣僚與玉津瑞聖
園分互選勝賜宴 元掖庭記仲秋之月武宗與諸妃

園分互選勝賜宴 元掖庭記仲秋之月武宗與諸妃

續汎月於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
香魚鳥羣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往來便捷乃開
宴張樂令宮人披羅曳綬前
為八展舞歌賀新涼一曲

苑囿四

原詩梁紀少瑜遊建興苑詩曰丹陵抱天邑紫淵更上
林玉臺極百尺銀樹起千尋水流冠蓋影風揚歌吹音
踟躕憐拾翠顧步惜遺替日落庭光轉方幘屢移陰願
言樂未極不道愛黃金 增梁庾肩吾九日侍宴樂遊
苑應令詩曰轍跡光周頌巡遊盛夏功鈎陳萬騎轉閭

闔九關通秋暉逐行漏朔氣繞相風獻壽重陽節迴鑾
上苑中疏山開輦道間樹出離宮玉醴承巖菊銀牀落
井桐御梨寒更紫仙桃秋轉紅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
驄塵飛金埒滿葉破柳條空騰猿疑矯箭驚雁避虛弓
彫材濫杞梓花綬接鸚鵡愧乏天庭藻徒參文雅雄

丘遲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曰詰旦闔闔開馳道
聞鳳吹輕萋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
猶積巢空初鳥飛行亂新魚戲實惟北門重匪親孰為

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陳江總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詩曰翠渚還鑿輅瑤
池命羽觴千門警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舟
太液張紅旗照島嶼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潤淮秋水
氣涼霧開樓闕近日迴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
方朽劣叨榮遇簪笏奉周行原釋洪偃遊故苑詩曰
龍田留故苑汾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寒
煙慘高樹凝露變輕蘿澤葵猶帶荇池竹尚侵荷秋風

徒自急無復白雲歌 唐盧藏用奉和立春遊苑詩曰

天遊御蹕駐城闈上苑池光晚更新瑤臺半入黃山路
玉檻傍臨玄灞津梅香欲待歌前落蘭氣先迴酒上春
幸預玉臺稱獻壽願陪千畝及農辰 沈佺期奉和立

春遊苑詩曰東郊暫轉迎春仗上苑初飛行慶杯風射
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鑰九闕開林中覓草纔生蕙殿裏
爭花并是梅歌吹銜杯歸路晚栖烏半下鳳城來 增

崔日用奉和立春遊苑詩曰乘時迎氣正璿衡灞澹煙

氛向曉清剪綺裁紅妙春色宮梅殿柳訝天情瑤筐綵
燕先呈瑞金縷晨鷄未學鳴聖澤陽和宜宴樂年年捧
日向東城 李適奉和立春遊苑詩曰金輿翠輦迎嘉
節御苑仙宮待獻春淑氣初銜梅色淺條風半拂柳條
新天杯慶壽齊南岳聖藻光輝動北辰稍覺披香歌吹
近龍驂薄暮下城闈 韓偓苑中詩曰上苑離宮處處
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堦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翡翠
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笙歌錦繡雲霄

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宋王安石宜春苑詩曰宜春舊

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依蒼蘚移鞍坐綠陰
明林鴻

春日遊東苑應制詩曰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

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鶯

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宸遊好續簫韶奏京國于今有

鳳臺
楊士奇從遊西苑應制詩曰廣寒宮殿屬天家

曉從宸遊駐翠華瓊液總頒仙掌露金支皆插御銜花

棹穿萍藻波間雪旗颭芙蓉水上霞身世直超人境外

玉盤親捧棗如瓜 文徵明遊西苑詩曰宛轉瀛洲帶
慢坡蟬蜷玉竦壓銀河廣寒遙見空中樹太液微生雨
後波雲捲紅妝千步障風吹瑤蓋萬年柯太平見說宸
遊簡馳道青青長薜蘿 又秋日再經西苑詩曰內苑
秋清宿露晞盈盈日采動金扉松間翠殿圍華蓋天外
銀橋入紫微錦纜稀遊青雀暗瑤波無際白鷗飛彤牆
高柳無人折時見中官一騎歸 夏言西苑寓直事詩
曰水風清透芰荷香會景庭中捧御牀朱箔黃簾垂四

面銀燈寶炬列千行 又曰湧玉亭前夜放舟碧荷香
靜雨初收遙看北岸紅煙裏水殿珠簾盡上鈎 又曰
黃金盤子燕龍涎波面風來香滿船銀燭光搖簾影細
水晶宮裏夜朝天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西郊則有上林禁苑林麓藪澤
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張衡東京賦曰

濯龍芳林九谷八溪

芳林苑名

晉左思吳都賦曰數軍實

於桂林之苑

唐徐元弼靈囿賦曰代間秦餘地仍周

舊俯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囿

關一

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蓋取諸豫 周禮曰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

疏曰

門謂十二國門關謂十二關出入皆有稅 又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

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

之征 增又曰凡四方之賓客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

節 注門關謂司關也貨賄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 原禮記仲夏之月關市

無索順陽數不難物也 又鄭注曰關境上門也 漢

書曰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偽遊用傳出入 增

唐書百官志曰天下關二十六所有上中下之差度者
本司給過引出塞踰月者給行牒獵手所過給長籍三
月一易蕃客往來閱其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議 又

曰六典曰司門郎中凡關二十有六為上中下之差上
關六中關一十三下關七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
閉邪止暴 原蔡邕月令章句曰關在境所以察出禦

入也 增賈誼新書曰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者大抵
為備山東諸侯也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豈
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潘岳關中記曰秦西以隴
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間是為關中此說未盡
顏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徐廣注項羽關塞
語曰東函谷南武關北蕭關西散關其說是也他如
大震在隴州瓦亭在原州駱谷在蓋屋子午在長安同
之蒲津洋之華陽雖建置在後其設險守國一也 原

洛陽記曰漢洛陽四關東成臯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

北孟津關

秦有榆中關在邊郡漢有玉門關陽關五原關蕭關在邊郡天井關在太行山居庸關在

上谷江關在吳壺關在上黨橫浦關湟溪關在越後漢

有散關斜谷關在秦西南藍田關在秦南廣武關鞏轅

關旋門關鄂坂關在洛陽白水關在南鄭爵離關在河

西魏有潼關在函谷西金門關在函谷東蜀有陽安關

晉有馬溺關在望都縣井陘關高梁關在趙地延壽關

在新城清泥關在秦西南太行關在上黨鴻上關在中

山白馬關在沙洲銅鐵關在吳薊關在盧氏

縣衝關在蒲坂南馬耳關烏蘭關在邊郡

段國沙

州記曰龍涸北四十里有白馬關關甚險峻使十人固

守雖萬人不能前 增方言曰關而東陳楚之間戶籬

水經曰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扞關注扞關廩君浮夷
水所置也弱關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
關以相防扞又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
潼關或說因潼谷水以名地潼關東北水側有長坂謂
之黃卷坂傍絕澗涉此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卷以濟門
關矣又曰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南則絕谷累石為
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嶂
邃嶮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莫

不傷思矣 杜氏通典漢中褒城縣有漢陽平關在縣

西北蜀先主破魏軍於此 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江

關白水關此為三關 方輿紀要曰鐵門關外有大潭

即喜峰水之源也關南十五里為穹窿山山多洞穴高

與鐵門齊 寰宇記曰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有

兩石相對漢馬援討林邑蠻於此立碑 又曰昔時趨

交趾皆由鬼門關其南尤多瘴癘罕得生還諺曰鬼門

關十人去九不還 會要曰京西有關二房州平安關

行慶闕河北有關一瀛州高陽闕陝西有關十環慶龍
平關涇原渭州制勝闕熙州南北關河州通會關蘭州
鞏哥關金城關會州會寧關京玉關安鄉關綏遠關成
都路有關一茂州雜宗關 地里志曰凡十道有關一
百四十三關內三十一京兆之藍田庫谷大橫華之潼
渭津同之龍門商之武關鳳翔之大散駱谷隴之安戎
安夷原之木峽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嶺并渭州六盤
為七關又有瓦亭蕭關寧之安定丹之烏仁延之合嶺

蘆子會之會寧烏蘭綏之魏平勝之榆林河濱豐之中
受降城單于之雲伽河南十五河南之河陽轅轅陸渾
伊闕高門松陽鵝鵠大谷汝之魯山陝之大陽古函谷
涇津虢之潼大谷鳳陵朱陽鄆之碣礮津齊之鹿角濮
之靈津沂之穆陵河東三十三河中之風陵蒲津龍門
晉之府城絳之武平太平隰之馬關永和太原之白馬井
陘盤石葦澤赤塘天門汾之陰地長寧沁之柴店嵐之
樓煩合河蔚汾憲之雁門石之孟門忻之石嶺代之東

陘西陘石門雲之牛皮蔚之孔嶺潞之井谷壺口昂車
澤之天井長平河北二十四孟之河陽虎牢成臯旋門
故軹懷之大斛博之四口衛之故延津故臨清黎陽澶
之盧津鎮之白馬故井陘德之張公定之安陽八度倒
馬委粟幽之納款平之明埵臨渝大海媯之居庸塞鐵
門山南五鄧之魯陽興元之甘寧百牢利之石門興之
興城隴右六秦之大震河之河藍鳳林蘭之金城沙之
陽關玉關淮南十二廬之故東光之木陵定城安之故

黃峴武陽百雁平靖黃之大活白沙木陵陰山申之故
平靖江南一虔之橫浦劔南十二彭之靜塞蠶崖漢之
鹿頭嘉之平羌雋之青溪瀘津雅之靈關雞棟邛峽茂
之古桃綿之松嶺龍之涪水嶺南四廣之康浦賀之荔
平連之故秦湟溪容之鬼門羈縻莊州之桂嶺 國朝
名臣奏議曰富弼上仁宗封事言松亭關古北口居庸
關為中原險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
可以為用失其心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輕

視哉 實錄曰關隘之要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曰喜

峰口曰松亭關峰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 金國行程

曰渝關居庸可通餉饋松亭金陂古北口止可通人馬

不可行車山之南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

未數里則地皆瘠鹵矣 陷蕃記曰幽州西北石門關

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

金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陂關昌平之西乃

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景州東北乃松亭平州之東

乃渝關凡此數關一夫禦之可當百朝之割地若得諸
關則燕山之境可知矣 長安客話曰漢唐都關中去
邊幾千餘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西南抵紫
荆關近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耳 職方圖考曰京師
扈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
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險要尤
著

關二

原左傳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闕妾織蒲
增又曰季孫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季孫用
孟椒之言盟臧氏曰無或如臧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闕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水經注曰左
傳魯襄二年七月晉成與諸侯會於戚遂城虎牢以逼
鄭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
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擒虎而獻之
天子命之為柙畜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

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
北面列觀臨河迢迢孤上路直茲邑昇眺清遠勢盡川
陸羈途游至有傷深情 原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與太
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
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
矣我將告子取吞之關吏因舍焉 列仙傳曰關令尹
喜周大夫善內養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與俱之流沙 燕丹子曰燕丹去

秦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

增韓子曰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爭
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
而所與汝金汝因遺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原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
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
為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楚漢春秋曰沛公西

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

將亞夫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
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漢書曰秦王子嬰誅滅趙高

遣將將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尚強未可輕
願先遣人益張旗幟于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
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因而攻之 增史記曰

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說亞夫曰將軍
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 漢書曰元封四

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

澤原又曰武帝時楊僕征南越有功恥為關外人元
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縣以故關為弘農縣 增又
曰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東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
以葱嶺 又曰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
牂牁為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天子
大說 原又曰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入關關吏與
軍繻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曰大丈夫

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東觀漢

記曰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又曰郭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

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後漢書曰建武元年正月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又曰元和二年幸河東至天井關又曰

元和五年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 又曰延光二年

北匈奴與車師入寇議者因欲閉玉門關陽關張璠上

書陳三策 增水經曰散關鄣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

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童所築矣其城西阻塞垣北抗

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士

屯都亭置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

八關都尉治此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

統目有八關之名矣 典略曰昭烈起館築亭障從成

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蜀志曰魏延欲請精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 通典曰魏正

始元年弘農太守孟康上言移函谷關更號大嶠關又為金關 原何楨集曰以正始六年為弘農太守表省嶠關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軻云古者關譏而不征關險之設所由尚矣 吳書曰陸凱奏曰臣愚以西陵國之關首宜重其備備重則敵不敢輕備輕則為敵所侮 增北史曰元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

梁兵趨義陽三關魏中山王英出汝南救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而破且先攻東關又向西關以分其勢 嵩山集曰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其為右臂也 地里志曰榆林郡開皇二十一年置勝州仁壽二年置金河縣帶關 雜記曰唐馬周入秦關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

升悠然獨酌衆皆異之 唐書曰時有司議關市盡征

之崔融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雖斂士商不及往來

天下之關必險道或致騷動 又曰至德二載攻崔乾

祐于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約趙復等為內應進收永

豐倉關陝始通 又曰賊分兵略太和關去鳳翔五十

里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 又曰開成五年詔振武

節度劉沔屯雲伽關備回鶻 又曰會昌五年作昭武

廟于虎牢關 會要曰太中六年詔隴州薛達移築故

關三月奏移要會之中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牆深塹
克揚營壘之勢乞改為定戎關正月廿七起三月十七
日畢畫工圖進上敕云新置關成得其要害 五代史

補曰周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新征君臣
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郡之在幽州亦連宵
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還得實甚喜以為大勲必集登
高阜以觀六師 河陽汜水縣舊關東題曰虎牢西題曰
玉關祥符四年三月戊戌真宗西巡至虎牢關改行慶

關慶歷四年五月己丑省汜水縣為行慶關隸河南府

宋史曰康定元年詔潼關設備慶歷元年毀潼關新

置樓櫓王堯臣陳不可乃詔撤之又曰慶歷二年秦

州築東西關成初守臣韓琦以州之東西民居軍營皆

附城因請築外城凡一十里自元年起至是成計工三

百萬又曰崑崙關廣源州蠻儂智高叛連破七州仁

宗遣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至賓州時儂寇還守邕

州青懼崑崙關為所據乃下令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

知不為備是夜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近邕州賊方覺
逆戰於歸仁鋪遂大敗 九域志曰利州路劍門關景
德三年以劍州劍門縣隸關以兵馬監押主之熙寧五
年縣復隸劍州 奉使行程錄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
北限大山重巒複障有渝關居庸松亭金坡古北口前
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倍以買幽薊五州
之地而平漢營三州不與焉是五關我得其三而金人
得其二也以天下視燕為北門失幽薊則天下常不安

幽燕視五關為襟喉無五關則幽燕不可守五關止得其三縱藥師不叛邊患終無寧歲也 北征記實曰劉

延慶既潰阿固達以全節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奉蕭后由松亭關遁 金史曰溫德亨阿魯岱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沃幹收哈克繖卒萬餘人時時出兵寇實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

關三

原北守

東封

東觀漢記曰王梁為中郎將與景丹蔡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北守天中關

下詳

賓叩

旅悅

上詳周禮 孟子曰闕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路

廢六據兩

上詳前二 漢書曰孝武時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右地分置武威等

四郡據

秦詐

漢徙

譙周古史曰秦君遺楚子書曰願與君會武關面相結楚子往

兩關

秦君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稱為秦王楚子至則閉關

飛壯

亡珠

漢書曰

谷關成帝元延元年函谷關決門牡自亡谷永對曰函

谷拒山東之險關守國之固將去焉故牡飛

二 楚塞 蜀門 戰國策曰楚有汾陘之塞桓寬鹽鐵

蜀都賦曰廓 靈關以為門 察禦 何留 上詳前二 漢書曰厨傳

何人而停留 石臺 銅嶺 鄜道元注水經曰居庸關

之云何呵也

御定淵鑑類函

之候臺也董覽吳地記穹廡山東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白馬青牛劉向七略

持白馬之論以度關又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

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

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關令尹內傳曰周元極元年

歲在癸丑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函谷關關令

尹喜先敕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勿

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授喜道德經

五千

言棄繻解印上詳前二范曄後漢書曰李固

中裏傳封符張瑩漢南記曰郭丹絕迹棄軍纏節

裏傳從武關出謁更始下詳前二

白水青泥劉澄之梁州記曰關地西南百八十里

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孫嚴宋

書曰高祖北伐沈田子入武關屯青

泥姚泓反率大衆數萬奄至青泥關

春斗冬奎公

金匱曰春三月斗星為天關戰背天關向天梁
敵不可當又曰冬十一月奎星為天關云云 雞鳴

馬入

上詳前二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得神馬

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臣之
王公之壇因騎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門猶未掩 金

城 玉門

關駟上地十三州記曰金城郡有金城關
漢書曰上黨有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

關

識異言 禁遊宦

禮記曰關執禁以讖禁異服識
異言鄭玄注讖呵察之也 賈

子曰關所以禁遊宦
諸侯乃無得出馬

養孤 待暴

閉關以養孤
下詳前二 苛

留 善閉

成帝曰勿苛
留無關鍵

籍內 詐亡

漢詔流人欲入
關者籍內之注

為籍內之也
鬚鉗乃解脫詐刻傳出關逃歸 罪

負阻

食征 秦負阻於

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公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

宋 不租

無傳

禮年不順成
關梁不租

宣帝詔人以車載
粟入關得無用傳

暴征

輕稅

備介之關暴征其私
月令易關市輕稅

商旅

仰攻

斬出

仰關而攻
犯門斬關而出
傳曰臧

延敵

備

盜

開關延敵
閉關備他盜

復關

謁關

君子所近
禮以從者數對

周 至日

閉

孟冬謹

上詳前一
孟冬謹關梁

用符節

罷馬弩

門關用
符節

漢詔罷馬弩關舊征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
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故曰罷

班超生

入 商君自敞

漢書班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
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商君亡至關不得舍曰商君有令
舍人無驗者坐之曰為法自敞

增穆陵

嘉峪

穆陵

關在青州府臨朐縣南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嘉峪關在陝西行都司肅州

牢

馬陵

古嶠關在開封府汜水漢置成臯縣隋為虎牢關在遼州榆社縣即龐涓自刎

處

平靖

大慶

平靖關在汝寧府信陽縣一名冥阮塞淮南子曰天下九塞冥阮其一

大慶關在平陽府蒲州舊名蒲津關即秦孟明焚舟處

長平

大散

長平關在山西路安

府長子縣即秦將白起阮趙卒四十萬於長平即此大散關仙人關箭筈關此胡人入寇之路也自失此三

關而蜀之門戶撤矣

蒲坂

瓦亭

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瓦亭關在

華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於瓦亭即此

井陘

壺口

井陘關在平定州東漢韓信擊趙東

下井陘關即此列傳袁尚敗高幹復舉兵守壺口關

鴻山

鳳林

鴻山關在保定府唐

縣一名鴻城昔項羽於此見羣雁曰我當南面射中其一及不中人已知其不終云吐蕃傳尚延心獻款高

駢收鳳 常山 幽谷 列傳張禹祖父況光武以為常山關長開天傳信記曰幽谷

關得白石篆文桑字解者曰 橫浦 清流 橫浦關在四十八也正符帝在位之數 南安府城

西南漢時楊僕討呂嘉出豫章下橫浦即此 清流關在滁洲城西南舊傳南唐建地極險要其將皇甫暉與

周師戰敗欲退保滁 八度 六盤 八度關在唐縣漢州尋被擒即此也 時築其下有水屈

曲八度 六盤關在平涼府 雞頭 魚腹 雞頭關在城西唐宣宗破吐蕃於此 漢中府褒

城關口有大石狀如雞頭故名 蜀志先主次於平陽關與淵等相拒法正曰魚腹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

之 門 雪山 雁門 雪山關在麗江軍民府巨津當吐蕃界地極險峻 雁門關在山西馬邑

縣東南山巖峭拔中有路
盤旋崎嶇於絕頂置關

山海

石湖

山海關在撫寧縣其北為

山其南為海實險要之地
境烏珠再犯境張俊以兵五千守此賊遁去

天門

龍井

一統志桂門關誤稱鬼門關元廉訪使月魯改名
魁星關洪武初改名桂門關宣德中改為天門關

方輿紀要龍井兒關乃
要衝也其內為三屯營

弛征

謝質

管子齊桓公踐位弛關市

之征五十而取其一漢書
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

侯羸抱

王霸屯

史記曰侯

羸謂魏公子曰羸乃夷門抱關者本傳王霸為討
虜將軍建武八年屯函谷關擊滎陽中牟賊平之

叩關

識關

過秦論九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
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巡

遁逃而不敢進文選識函
谷之可關不知王者之無外

先入

急守

史記懷王與諸將約

曰先入闕者王之乃遣沛公本紀高祖元年

灌嬰

西入馮異北攻

列傳灌嬰定南陽郡西入武關從東

又馮異北攻

天井關拔上黨兩城異遣鄧曄于

曹參西攻

王梁

北守

曹參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以中尉從出臨晉關

郎將北

單于入

太子迎

漢書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太宗記貞觀十九年班師十月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關

市鐵器

觀馬牧

本傳

南粵趙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高后時有司請禁

關天子許之太宗紀貞觀二十年八月丙戌踰隴山關次瓦亭觀馬牧

漢使遮

曹公

屯

李廣利傳天子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吳志朱然傳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

屯

都尉

總管

地理志酒泉太初元年開有玉門縣武威故休屠地太初四年開張掖昆

邪地太初六年開燉煌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

白龍堆沙蒲昌海龍勒縣縣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

四年文帝紀開皇三年三月城榆關據三取六吳志

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吐蕃傳康季榮復

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張欽緒復蕭關詔三州七關地腴

行者聽民北備西出本傳枚乘說吳王曰秦北備

得壑菽

陽關在沙州王維詩建武徙置伏波掩擊漢書建

西出陽關無故人

年徙雁門代郡上谷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烏桓

為寇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

阮關

梁懂轉戰

岑彭長驅

梁懂傳永初二年春羌冠三輔擊之轉戰武功

美陽關

岑彭傳彭自率

姚泓奄至

劉沔進屯

宋書

高祖北伐沈田子入武關屯青泥姚泓反率大衆數萬奄至武關劉沔傳會昌二年拜東河節度兼招撫回

鵲使屯

越繩橋

立鐵柱

舊唐書曰唐玄宗朝西番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門

雁門關

關海門第一關在安慶府宿松縣小孤山元立鐵柱於此長三丈有零

漢置周更

子

關在西安府城南子午谷漢置潼關在華陰古桃林塞東漢築後周更名潼谷關

連山插漢

疊嶂重巒

水經注魯陽縣有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居庸關在順天府北兩山夾

立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為險要關之南重巒疊嶂吞奇吐秀蒼翠可愛為京師八景之一

名曰居庸疊翠

楊葉

榆林

庾信枯樹賦北陸以楊葉為關唐志勝州榆林縣東有榆林

關貞觀十年置

升高臨

長歌入

鮑昭樂府升高臨四關薛仁貴傳壯士長歌

入漢關

電埽

鐵裏

干令升晉紀論三關電埽金史五行志貞祐二年六月潮河白河

溢漂古北口鐵裏

雪擁馬

鬼作關

韓文公詩雪擁藍關馬不前

張均詩漳江西去火為

朝登

晨滯

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

峭且深劉季叔守關詩晨雞三叫未開關留滯行人更解鞍

關四

原詩陳周弘正入武關詩曰武關設地險遊客好遭迴

將軍天上落童子棄繻來揮汗成雲雨車馬颺塵埃雞

鳴不可信天曉莫先開 隋虞茂入關絕句曰隴雲低

不散黃河咽不流關山幾道里相接幾重愁 唐太宗

入潼關詩曰崕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霜峰直臨道冰

河曲繞城古木參差影寒猿斷續聲冠蓋往來合風塵

朝夕驚高談先馬度偽曉預雞鳴棄繻懷遠志封泥負

壯情向有真人氣安知名不名 徐賢妃秋風函谷關

詩曰秋風起函谷朔氣動河山偃松千嶺上雜雨二陵

間泣雲愁廣隰落日慘重關此時飄紫氣應詔真人還
來濟出玉關絕句曰斂轡遵龍漢銜棲度玉關今日
流沙外垂涕念生還 李行言秋晚度廢關詩曰秦郊
平舊險周德眷遺黎始聞清夜柝俄見落封泥物色來
無限津途去不迷空亭誰問馬關戍但鳴雞山月寒彌
淨河風晚更淒贈言楊伯起非復是關西 宋之問過
函谷關詩曰二百四十載海內何紛紛六國兵同合七
雄勢未分從成拒秦帝策決問蘇君雞鳴將狗盜論德

不論勲 楊齊哲過函谷關詩曰地險崑陵北途經分

陝東逶迤泉石盡荒涼古塞空川光流曉日樹影散朝
風聖德今無外何處是關中 增唐玄宗早渡蒲關詩

曰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鑿下蒲坂飛旆入秦中
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
色行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棄繻同 張

說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詩曰蒲坂橫秦晉華芝曉
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映行宮日隄含鞏樹

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逐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
山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又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

制詩曰天德平無外關門東復西不將千里隔何用一

九泥 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關應制詩曰魏武中

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龍負王舟

渡人占仙氣來汀津會日月天象設風雷東顧重關盡

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又奉和聖製

經函谷關詩曰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

空此置關城

又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詩曰隱嶙

故城壘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 元元

遺山高關詩曰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

餘村落不見人雪霰霏霏暗清曉莘川百里如掌平閑

田滿眼人得耕山中樹藝亦不惡誰遣多田知姓名許

李申楊竟何得只今惟有石灘聲 又南關詩曰風裏

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柏關前水流盡

朱顏到白頭 又曰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

溝多情團柏闕前水却共清汾一處流
劉秉忠過居

庸闕詩曰車箱來往若流泉絕壁巉嵒倚翠煙限破中

州四十里鑿開大路幾千年函闕不謂平如地蜀道無

知險似天萬里揮鞭猶咫尺誰能掌上保幽燕
又過

天井闕詩曰雲冷風高天井闕太行嶺上看河灣九州

占絕中原地一塹攔迴左界山王霸分爭圖未捲英雄

鏖戰血猶殷華陽春草年年綠汗馬南來不放閑
薩

都拉度閩闕詩曰曉度分水嶺身在雲霧中手扣天上

闕聲落山下風雷霆走澗壑
神人過虛空既訝奔豐隆
亦可招祝融頃刻開萬象
赤鳥飛嶺東又曰白雲下
千峰盡入懷袖裏振衣度
闕闕灑作山水仰登天無
梯俯視井無底古來守闕人
豪傑存有幾寒食百草青
春風吹不起揭侯斯雲闕詩
曰君子荷初服恩至若無
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
危闕擁霧黑飛術綠雲青
苔蘚滑如積杉松窅冥冥
時逢負岑翁忽聞流水聲
舉足向益高矯然欲遐征
徒隸各忘倦矧彼高人情

柳貫晨度居庸關至南關門詩曰雲梯忽斷山峻平霧
霧初褰林嶺明兩都扼喉南北鎮九州通道東西行
崖巨石擎佛屋鐸門遺築開軍城當時苦說天下險一
卒前臨強萬兵 明劉基過閩關詩曰建溪激箭向西
流石齒如鋒鬪客舟篙子踏歌渾不畏行人遙望替生
愁 謝榛居庸關詩曰控海幽燕地彎弓豪俠兒秋山
牧馬處朔塞用兵時嶺斷雲飛迴關長鳥度遲當朝有
魏尚復此駐旌旗

原賦漢李尤函谷關賦曰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
據中混無外之蕩蕩兮惟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
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之險固兮制關鍵以擒并其
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
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陘貫越代朔以臨胡庭緣邊邪
指陽會玉門凌測龍堆或置於西則有隨龍武夷白水
江零沔漢阻曲路由山泉奮水遼濫沐落是經爾乃周
覽以汎觀歷衆闕以遊目惟夸濶之顯麗羌莫盛乎函

谷施雕礮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魏
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籥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
厲操戈鉞之普聰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
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睢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
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草厥舊而運脩准令宜以就制
因茲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咽喉季末荒戍
墮闕有年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
興再受二祖同勳永年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闕下列

九門 晉江統函谷關賦曰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
逶迤山岡相承深壑累降修嶺重升下杳冥而幽曖上
穹崇而高興帶以河洛重以崤阻經略封疆因固設險
異服則呵竒言必檢消姦宄於未芽殿邪偽於萌漸及
文仲之斯廢乃違仁而受貶聖王制典蓋以防淫萬里
順軌疆場不侵撫四夷而守境豈恃阻於高岑彼桀紂
以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平之愛險獲汝叔之忠箴
鄙魏武之墜志嘉吳起之弘心末代陵遲惡嬴氏之叛

渙乃因茲而自增下凌上替山冢萃崩覽孟嘗之獲免
賴博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隕險
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祖之絕關又見敗於勃項
尹喜爰處觀妙研精李老西徂五千遺聲張祿既入穰
侯乃傾營陵之出稟築由生衛鞅及商喪宗摧名終軍
棄繻擁節飛榮覩浮偽於末俗思玄真於大庭 增唐
閻伯璵函關賦曰函谷天險弘農邦鎮南據二虢北荒
三晉洞開一軌壁立千仞逕薦雙合梯苔孤峻世濁先

封道康後順遠秦塞近峻陵幽泉脉脉斷峰稜稜增陴
霧杳聚析煙凝高卑異級坻崿相乘靡屆靡究不騫不
崩實隄防之樞轄為造化之絨滕齊之以權衡危不可
得約之以符璽信而有徵觀夫憧憧往來駢駐成霧據
於石東西十里臨其深前後咫尺建瓴百二之國扼喉
三七之路幅幘既長城小而固 張翥潼關賦曰巨防
宵扃倚洪波而作鎮重扉擊析連太華而為城剏中代
之新號變函谷之舊名柱史老聃擁仙雲而西邁終軍

童子建使節而東行文仲不仁廢六關而興誚王元有

說封一九而永清若用備不虞取諸繫象作邦家之襟

帶杜奸宄之來往長壙矗兮雲屯層樓赫以霞敞登臨

者有知其地雄踰越者無漏於天網 王啟武關賦曰

地勢爭雄山形互對西連蜀漢之險北接崑函之塞鎖

百二都綿幾千載世亂則扼限區宇時清則通流外內

當其六國連謀闕防日脩則斯地也雲屯貔虎雪耀戈

矛張儀出以行詐懷王入而竟留縱下客之雞鳴將開

莫可任公孫之白馬欲度無由及乎塵起九州波搖四海秦鹿失而襟帶難保漢龍興而山河遽改豈料禦衝之所此日全平未知擊柝之徒當時安在

原箴後漢崔瑗關都尉箴曰茫茫九州據為關津唐堯積德三代脩仁越季不軌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漬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縊為禽僕尉臣司關敢告並轂

原銘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咽喉尹從李

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鶩東征夜造稽疑謫以雞鳴
范睢將入自盛以囊元鼎革移錯之新安舍彼西徂東
即高原長墉重關閑固不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增

唐賈至虎牢關銘曰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
臨洪川嶽瀆會險盛圻封泉實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
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防昏恃以滅聖憑而
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戲秦統周勅敵相及
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割鴻溝乘輿而東遂有九州隨

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
容與擒夏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
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亡悽其號叔反道復隍耀師
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鼎王
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鑒
勒銘庶警將來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曰天地雷雨英
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
陵谷想見精靈仙鶴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岩

扁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一

謹案第一頁後六行天苑十六星刊本星訛里據
隋書改

第四頁前六行因奏泰階六符之事刊本階訛符
據漢書改

第五頁前一行包含山藪刊本藪訛蔬據後漢書
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鄆之碣磻津刊本碣磻訛石碣
據唐書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東題曰虎牢刊本脫東字據

玉海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